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

### 第三四三回 邂逅相逢女郎屬意 倉皇遇害公子無辜

話說萬君召自施公飭令朱光祖、褚標、黃天霸三人，豐禮厚幣，請他到淮安。施公又優禮相待。不必說萬君召是個草莽的英雄，就是當日諸葛孔明，受了劉先主三顧之恩，也曾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。你道萬君召有施公這一番厚待，他自然以身相許。看看東安縣開播日期已在目下，黃天霸等一眾英雄，就約同萬君召一齊前往。不一日到了東安，即尋下客寓，只待開播，他們便去等候蔡天化前來，合力捉拿，暫且按下。如今再說一件奇案，雖在先未曾施公判決，到後來案情已定，仍要施公判明奇冤。原來鎮江丹徒縣，有一世家姓衛。

這衛家有一子，名喚增祥。母親陸氏，早已去世，只有父親在堂。他父親也是丹徒縣學的生員，名喚家祿。這衛增祥聰穎過人，四歲上就進了學。當時學政見他文學優良，頗為誇贊，與他本學教官說道：「衛生聰穎過人，他年必致清貴，此今日之小衛玠。」於是小衛生之名無人不知。就有那羨慕他的，爭相前來與他老子說親，願以己女相配。他父親固愛如掌珠，行止皆問之。衛生自負殊勝，不肯草草擇配。父親也不勉強。他年已弱冠，尚未配婚。彼時，同邑有一富翁姓張，名玉球。這張玉球有個女兒名喚珊珊，年交十八，不但美貌異常，而且詩詞歌賦，以及針黹，無一不精。張玉球也是愛如拱璧，常與人道：「吾家有掃眉才子。現在是不開女科，若開女科，不患不狀元及第。」因此擇婿頗難如願。

這日，正當二月十九，相傳觀音神誕，鎮江西門城外有個觀音洞，每年到了這個日期，四方善男信女皆往燒香。那日珊珊與他嫂嫂李氏，也去同往觀音洞拜佛，燒香已畢，回來路上巧遇衛生。珊珊見衛生丰姿絕色，不覺秋波一顧，意甚戀戀。

他嫂子李氏在旁看見，暗與珊珊笑道：「姑娘你知道這個人嗎？」

珊珊道：「邂逅相逢，妹子怎麼知道他姓氏？」李氏道：「他便是鄉里中所稱小衛玠便是。他與我哥哥同為文社的朋友，往來甚密，且是極要好的，我所以相識。妹子如果屬意，當與我哥哥說明，使我哥哥代妹子作伐。」珊珊聽說，只覺兩頰飛紅，笑而不答。不一刻已抵家中。姑嫂又笑說了一回，也就各自歸房，略為歇息。不意珊珊即歸之後，思念衛生，頓覺忘餐廢寢。

李氏本來與珊珊情同姊妹，也就不時省問。李氏早知其意，又戲問道：「妹妹如此，想是不忘那日所遇的小衛玠嗎？若有此意，以妹妹與衛生得諧伉儷，的確是天生一對的好夫妻。可請我哥哥到爹爹前說項，當無不諧。但有一件，衛家甚貧，恐將來作合成功，妹妹不能過他家那一種日子，所以我代你甚慮。」

珊珊聽說，因歎了一口氣，與李氏說道：「實告嫂嫂知道，妹妹於此事籌之已久。我想命好，今日雖貧，安知他日不富？命不好，今日雖富，安知將來不窮？富貴貧賤，皆由於命，何必以今日之貧為患耶？嫂嫂即代妹籌，妹敢不敬告心腹？唯望嫂嫂設法便了。」李氏聽說又道：「既是妹妹所見如此，那撮合一事，自覺不難，包管在我身上，力代撮合，三日後當有好音。

唯望妹妹善保身軀，不必過為煩惱便了。」珊珊聞言大喜，說也奇怪，不到數日，病也好了，終日便望嫂子回覆了。

不料天不從人願。同里有個許公子，名喚炳文。他父親曾作廣東知府，因死在任上，官囊極其豐厚。這許炳文卻與珊珊同年，也是年交十八。這日搬他父親靈柩回來，又因他已聘之妻在籍亡故，極求再聘。聞珊珊美貌異常，又能文墨，因此就請了媒人，前來與張玉球說親。張玉球因許家門第固好，又兼財富，因此一說便允。這日珊珊的嫂子聞知此事，知難挽回，便來與珊珊說道：「前者妹妹托我之事，我當與我哥哥說過。

我哥哥亦很為贊成，也曾與衛生微露其意，衛生也頗情願。不料天不從人願，昨有許公子名喚炳文，曾聞妹妹的芳名，特請冰人與爹爹說項。爹爹因他家父親曾為廣東知府，門第固極相對，又兼他家道豐足，因此就當面許了。可見婚姻大事，自有天定，非人力能為。似此天作之合，未嘗非妹妹之福，妹妹亦何必重衛生而輕許公子，成心不化呢？」珊珊聽說，亦覺無可如何，雖不敢有違父命，卻是心甚不樂。

光陰迅速，又過了半年光景，這日吉期已屆，許公子前來親迎。珊珊亦備極裝飾，簇然一新。兩家賓客自不必說。到了晚間，珊珊乘坐彩輿，鼓樂喧天，送至許家。當有伴房攙扶新人送至洞房，與許公子坐牀撒帳，合巹交杯，諸事已妥。許公子復又出來款待眾客，當晚極為熱鬧。酒闌人散，許公子也就入房，更衣已畢，正欲與新人效于飛之樂，忽然自覺要去小解，便身著短衣，出房便溺。剛至廁所，突有一人掩至背後，就是一刀。許公子毫不提防，當被那人洞穿胸背，撲地而死。那人見許公子已死，疾入新房內，將燈燭吹滅，走過珊珊面前，猛然鑽身入帳求歡。珊珊以為許公子前來，因便問道：「如此鹵莽，夫何為者？」那人見問，便低聲答道：「我我非公子，乃小衛玠也。感念汝意，特來報你。」珊珊聞言，大驚失色道：「你速去！公子即來。不然兩有不便。」那人又道：「汝勿慮，公子我已將他殺了，就可請放心。」珊珊聽說，更加驚恐，復又問道：「汝言果真嗎？」那人道：「哪，哪敢相謊？誰，誰來騙汝？」珊珊聞言，不覺失聲頓足大哭道：「你如此所為，真累我不淺了！」那人還擁抱不放，極意求歡。珊珊且罵且哭，至死不從。那人無奈，又怕人至，只得急將珊珊頭上所佩金釵拔下，跑到房外逃去。此時外面丫環、僕婦聞珊珊哭聲，大家拿了燈火進房來看，只見珊珊坐在牀上，披頭散髮，吁喘不定，面無人色。大家急向前問視，珊珊將上項話說了一遍。眾人大驚，急急跑出房外，各處尋找公子，尋至廁所，果見公子撲倒在地。再將火光往下一照，只見血流滿地，公子胸膛業已被利刃洞穿。許家一面將合宅男女聚集，一面飛報女家。張玉球一聞此言，當即飛奔至許家，進入內堂，只見許炳文屍身僵撲在地，旁立許炳文兩弟撫屍大哭。張玉球亦驚恐異常。等到天明，許家即具了狀詞，前往丹徒縣控告。那狀內並有「珊珊不無知情」一節。丹徒縣閱詞已畢，即刻帶了差役、仵作，前往許家相驗。隨據仵作喝報：委係出其不意，刀穿胸際，撲地身死。丹徒縣又親視無訛，當命先行棺殮。一面將珊珊帶往衙門，一面飭差飛提小衛玠到案質訊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